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

卷八

程千帆題



麗文文化事業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

卷八

程千帆題



麗文文化事業

從《宋代文學研究叢刊》 談宋詩研究之面向和選題(代序)

宋代在中國歷史上，是中古之結束，近代之開端。就學術研究而言，無論溯源、推因、窮變、究委，舉凡探討經學、史學、哲學、文學或其他相關問題，宋代都位居關鍵期、分水嶺、轉捩點和樞紐帶，值得漢學界掌握與投注，致力和關心。宋史研究學者鄧廣銘先生曾言：「宋代文化的發展，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達于頂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為其後的元明之所不能及」^①；宋代文學何以見得是「達于頂峰」？有那些是「超越了前代」？又有那些是「元明所不能及」的？鄧先生並未闡明或提示，其中學術訊息，十分值得學界關注和闡發。

為研討登峰造極、空前絕後之宋代文化^②，先劃定研究範圍，進行學術分工，以期整合成果，確有其必要。為提倡宋代文學研究，成功大學於一九八八年五月籌辦「首屆宋詩研討會」；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再舉辦「第一屆宋代文學研討會」，皆由筆者主其事，執其役。當年由於因緣湊巧，時機成熟，一九九五年《宋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出版同時，《宋代文學研究叢刊》亦水到渠成創刊發行。當時，臺南市政府贊助貳拾萬元，預估只夠發行兩期，為求永續發展，擬採「以刊物養刊物」方式經營。豈料《叢刊》編纂第二期時，本研究室橫生若干人事枝節，影響出刊，真是好事多磨。原想就此打住，停刊算了！感謝《全宋文》主編、四川大學古籍所曾棗莊教授的勸說，本刊方得持續。那時，四川大學古籍所已出版《宋代文化研究》五輯，曾教授以該刊發行經驗及影響相勉勵，而且強調說：「如果只出刊二、三期就

① 鄧廣銘〈宋代文化的高度發展與王朝的文化政策〉，《鄧廣銘治史叢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6月），頁72。

② 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金明館叢稿二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7月），頁277。

停刊，當初何必創刊？希望你能堅持理念，再接再厲，最少也要發行十期！」同時，好友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員林慶彰教授主編《經學研究論叢》，亦以類似話語互惕互勉。承蒙高雄市麗文文化公司董事長楊麗源先生雅意支持，本刊自第三期起，出版經費悉數由麗文文化公司贊助，雪中送炭贊襄學術研究，令學界肅然起敬。至今年，第八期即將付梓，轉型為國際性學術刊物，持續穩健發展，遠景美好可期。蘇軾〈定風波〉詞與〈獨覺〉詩所謂「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堪作筆者主編八期《宋代文學研究叢刊》之心情寫照。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發行八期，共刊登一百九十餘篇論文，文長者四萬餘字，短篇亦萬餘言。就文學體類分，宋詩與宋詞之研究篇數最多，宋詩六十五篇，宋詞五十一篇，可謂伯仲之間；兩者加總，亦佔五分之三有餘。其他，則文學理論研究二十三篇，作家探討、文學綜論各佔十餘篇；其次，則古文研究八篇，辭賦研究、小說研究、美學研究各有四篇，文學較論與研究方法各二篇，戲曲研究和楚辭研究各一篇。各文類數量多寡之現象，正反應宋代文學研究之主潮與趨向。五四白話文學運動後，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等文學史著述，多以宋詞為宋代文學代表，故宋詞管領宋代文學研究之風騷六十年，海峽兩岸三地宋詞研究成果數量十分可觀，可作明證。若就文人心態、文化體現、文學新變，自成一家論，宋詩當可代雄唐詩宋詞，而蔚為一代文學之代表^③。唐圭璋先生主編《全宋詞》只有五冊，北京大學所編《全宋詩》卻多達七十二冊，篇幅為《全宋詞》之十餘倍，研究成果與宋詞相較，卻只在伯仲之間。舉凡宋代詩詞研究性向之取捨，文學研究風尚之轉移，乃至於詩詞研究空間之深廣，多可藉《叢刊》所載一百餘篇宋詩宋詞論文看出端倪。就傳世之宋詩與宋詞文獻數量言，宋詞研究已漸趨精深，宋詩和宋代其他文類之研究，則留存極大、極豐富之開發空間，等待學界之開拓與投入。

《叢刊》八期，刊登宋詩研究論文六十五篇，宋代詩學研究論文二十二

③ 呂正惠〈宋詞的再評價〉，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主編《宋代文學與思想》，（臺北：學生書局，1989年8月），頁197-213。

篇，研討之熱門主題大抵有五：其一為宋詩特色，其二為宋詩題材，其三為學科整合，其四為專家詩及詩派；其五為影響研究與接受研究。論述如下：

其一，有關宋詩特色探討之論文十一篇，或從文化性格之變異，詩學觀念之轉化，考察唐詩宋詩之異同；或從創作心態之改變，闡釋宋詩散文化、議論化、哲理化、冷靜而多元之特徵；或從杜甫、韓愈、歐陽脩、蘇軾、黃庭堅諸家之詩風，以考索宋詩特色之形成；或從時間上之詩史，空間上之地域文化，以及詩話、詩社、詩派諸產生背景，以解讀宋詩特色之形成；或就古籍整理、印本文化諸因緣，《春秋》書法，史家筆法諸出位之思，以史筆為詩，以賦為詩諸破體為文，以及不犯正位諸創意思維，以詮釋宋詩特色之形成。無論宏觀或微察，歷時考察或共時探究，對宋詩特色形成之研究，皆有若干之觸發與啟益。筆者以為：探討宋詩特色，可視唐詩特色為對照組，較論彼此外內、直曲、雅俗、道藝、情理之異同，以凸顯宋詩之新變與代雄。抑有進者，宋代詩歌與詩學互為體用，研究宋詩若能參驗宋代詩學理論，將更有啟益發明之功。如詩意、詩情、詩味、詩趣諸詩學課題^④；氣格美、平淡美、活法美、陶杜典範諸創作意識^⑤；雅化、老境諸詩學傾向^⑥；探本、創新、尚意、主理、自得、涵泳諸宋學精神^⑦。張毅綜論宋代文學思想，初宋追求平淡清遠，繼之追求雄豪奇峭而歸於平淡雋永，追求理趣和老境美，講究辨句法、悟入、以俗為雅而歸本於格高。其後，主活法、重機趣、求高妙，講別材，尚別趣^⑧；周裕鍇論述宋代詩學，特立詩道、詩法、詩格、

④ 張思齊《宋代詩學》，第二、三、四、五章，（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頁27-193。

⑤ 程杰《宋詩學導論》，第二編〈宋詩創作意識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頁79-179。

⑥ 張海鷗《宋代文化與文學研究》，〈盛宋詩的雅化傾向〉、〈步入老境——北宋詩的發展趨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4月），頁81-108。

⑦ 李春青《宋學與宋代文學觀念》，三章二節、第四章，（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80-131。

⑧ 張毅《宋代文學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4月）。

詩思、詩藝五編作通論^⑨。詩學理論與詩歌創作或契近，或悖離，要皆可作研究之參驗與觸發。

其二，討論宋詩題材之論文，發表二十一篇，分別就題畫詩、詠物詩、邊塞詩、唱和詩作多篇探討，言情詩、詠史詩、山水詩、田園詩、悼亡詩、園林詩、諧謔詩亦有專篇討論。至於下列題材，一直乏人問津，如敘事、閒適、送別、遷謫、隱逸、遊仙、節令、民俗、科舉、省試、宮怨、憫農、諷諭、理趣，以及六言詩，多值得學界關注與探討。學界若能就上述題材開發考察，將有助於宋詩研究之全面開展。若能吸收唐詩題材研究成果，作唐宋詩之異同比較，將更能凸顯宋詩之特色與價值。

其三，《叢刊》所載十八篇學科整合之研究論文，最能具體反映宋代文化及宋詩之客觀實際：就詩禪交融、詩畫合一、黨爭與詩識、道教與詩歌、詩文與地域、古籍整理與詩學風尚諸層面，作現象之闡釋，或發生之探討，對於宋代文化「會通化成」特質之體現，堪作部分佐證。其中，論及禪宗與詩歌關係之論文最多，分別就禪門宗風，禪詩主題，文字禪、言意觀、禪思詩思、禪籍俗言、遊戲三昧諸層面，闡釋詩禪融會之關係。佛教發展至宋代，宗派極盛，即以禪門而言，已有五家七宗之目；語言觀從「不立文字」到「不離文字」；因而衍生如來禪、祖師禪、分燈禪、公案禪、文字禪、默照禪、看話禪諸派；語言型態，亦有拈花指月、繞路說禪、反常合道，打禪通禪、老婆心切、點鐵成金、看風使帆諸性向^⑩；由此觀之，討論詩禪交融，真是談何容易？學界同好，願共勉之。除外，儒釋道道四家中唐以後合流，不只佛教禪宗，儒家、老莊、道教在宋代多已滲透到文學藝術與文藝理論各個門類中，文學作品與批評理論之研究，值得留心注意。

繪畫與文類間之相互融通，是宋代文學研究的一大課題，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蘇軾題跋固已言之，而詞中有畫、文中有畫、賦中有畫，亦詞、賦、古文中實存之現象，學界忽視久之，值得審思。《叢刊》發行八期，只就詩畫關係及繪畫美學作探論，討論蘇軾詩中有畫、文同以畫入詩，題畫詩興

⑨ 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成都：巴蜀書社，1997年1月）

⑩ 參考周裕鍇《禪宗語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

盛、元好問題畫詩，以及就常形、常理傳神說蘇軾繪畫思想，以次韻詩探蘇轍題畫，以形神論北宋題畫詩。題畫文學、題畫詠畫詩，為宋代文學重要課題，詩畫兼長之詩人與鑑賞家既多，文本資料又不虞匱乏，研究者若能結合畫史、畫論，進行學科整合探討，將可凸顯宋詩、宋詞、宋文、宋賦之特色。此中天地，自有極可觀之研究價值。

學術整合的課題，不妨包含地域文化之強調，如江西詩學禪學、蜀學、洛學、關學、閩學、浙東之學，嘗試考察各地孕育之文學思想或審美取向，是否有所異同。乃至於新舊黨爭、和戰之爭、古藉整理、印本文化如何激盪文學？經學（尤其是《春秋》學、《易》學）、史學、宋學、詩話、筆記、類書，及宋代文化對於文學藝術之創作或理論，是否交互影響或單向接受？以上種種，多值得探究與考察。

其四，有關宋詩大家名家及詩派之研討，開發有限：蘇軾詩研究多些，其他皆偶一論及，如楊億、王禹偁、九僧、夏竦、丁謂、黃庶、黃庭堅、蘇轍、王安石、曾鞏、郭祥正、文同、晁補之、惠洪、陳與義、韓駒、楊萬里、范成大、朱熹、四靈、文天祥、汪元量諸家而已。論及宋詩體派，則有西崑體、晚唐體、元祐體、江西宗派、四靈詩派、江湖詩派，及理學詩派而已。衡以嚴羽《滄浪詩話·詩體》所列，則所謂東坡體、山谷體、後山體、王荊公體、郡康節體、陳簡齋體、楊誠齋體，以及兩頭纖纖、離合、建除、藥名等「只成戲謔，不足法也」的雜體詩，皆乏專文論述。無論風格特色或形式技巧，多方面探討研究，對於宋詩方能有真知灼見之了解。宋人傳世詩集數量在十卷以上者約六百家，近九成詩集有如待鑿之璞玉，多未逢知音之董理，只有《四庫全書》館臣所撰簡易之《提要》略言之而已。此中可資探勘之天地，何等遼闊無限？寄望學界同心協力，分工開發。

其五，《叢刊》所登影響研究與接受研究，共十篇論文，分別就蘇軾研究史、宋代陶詩學、宋代杜甫詩學，宋代李白詩接受學、宋代韓愈詩學、王漁洋與宋詩、清代宋詩學，以及陳衍之宋詩觀八個層面論述之。研究主題雖多，大抵不賅不遍，淺探有之，深究則不足。蓋每一子題，旁推交推，皆可觸及淵博；一篇論文，具體而微，亦可小中見大。恢廓發皇，端在有心人。外此，如宋代白（樂天）詩學，南宋之蘇（東坡）詩學、金元之蘇詩學、南

宋之江西詩學、明代之宋詩學、清代浙派詩與宋詩學、桐城派與宋詩學、同光體與宋詩學、詩界革命與宋詩學、清代蘇黃詩學、臺灣現代詩與宋代詩學等等，多可運用接受美學或讀者反應理論探討深究。

除上述五大主題外，《叢刊》所登詩學評論所探詩話題跋只有六部：《東坡題跋》、《潛溪詩眼》、《彥周詩話》、《苕溪漁隱叢話》、《臨漢隱溪詩話》、《滄浪詩話》；研究論題亦只局限在八方面：黃庭堅句法、江西詩論、韓駒詩論、楊萬里自然詩論、風水詩觀、方回格論、劉辰翁評點、元好問詩論。宋代詩學位居古典詩學之樞紐，掌握宋代詩學，即能上探先宋與先唐，下究元明清詩學。新近吳文治先生主編《宋詩話全編》，凡十大冊，網羅詩話、筆記、文集、題跋資料，薈粹一編之中，學者稱便。蔣述卓、洪柏昭等亦合編《宋代文藝理論集成》，匯集宋代詩文、繪畫、書法、音樂之理論資料^①。若能翻檢二書，爬羅剔抉，明定主題，擇精語詳，將可較完善建構宋代詩學。《叢刊》所登其他論文，尚有宋詩分期之論說，研究方法之提示，輯佚考辨之推衍，詩選書評之品介，求真追善，亦多有可觀。

《叢刊》能夠順利出版發行，首先應該感謝中華醫事學院校長林壽宏教授，創刊第一、二期的出版經費才有著落。第三期之後，應該感謝楊麗源董事長及麗文文化公司對學術文化的贊襄與推動，本刊始得以傳播。本（第八）期轉型為國際化，要感謝新加坡大學楊松年教授之提議與督促。創刊以來，內人郭芳齡女士一直義務擔任校對工作，衷心銘感。本期擔任校對者，為本系博士生吳姍姍，及碩士生高曉琪、卓惠婷、郭春輝諸學弟，感謝他們的辛勞。筆者承乏本系系務，近三年以來，身不由己，分身乏術，致耽誤本刊正常出刊，深表歉意。今年八月一日卸任後，將可回歸正常。且誌因緣，是為序。

張 高 評

序於成功大學中文系
時二〇〇三年七月二日

^① 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蔣述卓等編著《宋代文藝理論集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1月）。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 (第八期)

目 錄

從《宋代文學研究叢刊》

談宋詩研究的面向和選題(代序)……………張高評… i

反思與建構——評蘇軾思想的「自己構成自己」……朱靖華… 1

論蘇軾對唐詩意象的變革與中國詩史的三大時期……王 洪… 49

論蘇軾的人格魅力……………周先慎… 75

「開窗」對陳與義的意義——以〈開壁置窗命曰遠軒〉

等三首詩為中心之觀察……………黃奕珍… 93

論詩對宋詞的滲透與影響……………楊海明… 109

南宋使金詩與邊塞詩之轉折……………張高評… 147

試說元好問和戴復古二家論詩絕句對於諧謔詩的態度

——兼論諧謔詩的發展……………周益忠… 193

唐宋词中鵲鳥的意義……………黃文吉… 217

蘇東坡詞編年考——薛注蘇詞編年商榷之一……………保荊佳昭… 237

辛稼軒詞和赫里克抒情詩之比較——以用典習風和共

同點為例……………薩進德… 259

《稼軒詞編年箋注》正補——以引用唐詩為例……………王偉勇… 269

魏泰及其詩話雜考……………陳應鸞… 323

劉辰翁評點李長吉歌詩析論……………王次澄… 333

晁無咎詞話《骰骰說》與朱弁《續骰骰說》考……………王兆鵬… 363

論宋代律賦·····	曾棗莊 ···	379
《永樂大典》所存宋人劉斧小說集佚文輯考·····	趙維國 ···	403
柳永事迹考辨·····	薛瑞生 ···	419
蘇軾與硯文化·····	盧慶濱 ···	471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目錄(1-7)·····		495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稿約·····		503
《宋代文學研究叢刊》論文格式·····		504

反思與建構—— 評蘇軾思想的「自己構成自己」

中國人民大學 朱靖華

創造力的旺盛，基於主體的先進思想。蘇軾的先進思想是什麼？表現在哪裡？是儒、釋、道嗎？當今學者們在分析探究蘇軾思想時，已有了種種不同說法，然而總離不開儒釋道思想體系本身、總在儒釋道圈子裡為蘇軾思想做定量分析：或云蘇軾一生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或云蘇軾在貶抑流放時期以佛老思想占主流，或云蘇軾思想是儒釋道的「混合」，或說是「雜揉」。個人認為，這些說法都有其一定的、片面性的道理，但均未能從蘇軾整體思想個性的特質方面、未能從蘇軾複雜社會實踐所導致的思想變遷方面、從蘇軾的人生思想追求及其思想的集構、解構、建構的發展高度上去審視考察。一句話，即未能從蘇軾整體思維的發展規律上去分析研究他的思想變革，於是，便始終未能真正理清蘇軾思想的脈絡，未能真正揭示出蘇軾思想的特性和實質，這不能不說是當今學術界的一大憾事。

一、蘇軾以其主體性熔鑄儒釋道的精華

不錯，儒釋道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傳統思想，曾由於它們精華的光輝性內涵，已延續了數千年之久，它們確對蘇軾乃至封建社會中的眾多士子，都發生過重大的影響和制約。在蘇軾的著作裡，不論是儒家的忠孝仁義、道家的清靜無為、釋家的寂空禪悟，都能隨時見到；他甚至還有相當多的作品，是儒釋道三家思想並存一篇者，如貶黃州時的著名的〈赤壁賦〉和〈遷居臨皋亭〉及貶惠州時的〈和陶歸園田居之三〉等詩歌，都可以看到其三教

思想共存的印跡。因此我認為，探索作為封建時代統治思想的儒釋道對蘇軾人生觀和思想意識的影響，應該說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有意義的，因為蘇軾不可能生活在一個真空裡，他必然要受到他所處封建社會諸意識形態的影響和陶鑄。但是，「人」，作為「社會關係的總和」，他的思想具有「活性」的特質，並不簡單地被動吸取，他除了受到周圍社會生活環境的支配和影響外，還有一個能主動接受這些影響的自我個性主體。從這個主體的特性出發，他或者接受諸外部條件的此種影響或彼種影響，或者因時因地又發生相反的變化，形成一個多維的，複雜的個體。沒有這個個體核心的存在，一切影響都將成為空談。也就是說，「人」，作為「社會結合的主人」，它是一個生活在特定現實中的、獨特的豐富個體。他的社會意識是綜合的，但更具有鮮明的個體色彩。如果不是從這個個性主體出發看問題，那麼，生活在幾千年封建社會中的眾多的知識份子，他們同樣在儒釋道思想的影響下成長，他們豈不都被湮沒了千差萬別的個性特徵，而成為沒有什麼本質區別的、僅呈現出非本質影響的多寡主次差別的類型人物了嗎？這樣，也就沒有了鮮活而頗具特性的蘇軾思想的存在。

更何況，儒釋道作為個性主體以外的外部事物，它們產生於各具其時代特徵的社會環境，又各具有其獨立的思想體系，因而它們是相互聯繫而又相互排斥、相互對立的。延續到千百年以後的北宋特定時代，必然與新的社會現實發生著許多抵牾之處。因此，儒釋道對蘇軾發生影響，便決不可能是整體性的影響，而只能是零散的、片段的、局部的。或者說，蘇軾接受它們的影響，是有條件的，是從他個性特質中去批判地吸取，補充他自身所需的、有可能得到發展並轉化為他自身特質一部分的事物。否則，情況將會完全相反。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意識統治下，儒釋道對人的異化和反異化的鬥爭，是十分激烈而尖銳的，人性的異化到複歸的過程，幾乎是隨時隨地都在發生著。對於蘇軾來說，他也沒有例外。當他在經歷了一場長期的，複雜的與儒釋道陶鑄鬥爭過程之後（或陶鑄過程中），必然要對儒釋道進行清理、進行反思、進行洗濯、進行揚棄、進行吸取後的重新建構——可以說，蘇軾對待外部影響的態度，是一個十分清醒的「主體性」論者，他的思想發展決非模仿或照搬，而是一個活潑潑的變革建構的過程。

儒釋道從來都不能桎梏一個真正的人，除非人們把它們當作宗教迷信的「神」來加以盲目崇尚。但即使是「神」，也不能完全窒息人們的個性。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神就是人。人只需要瞭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為衡量一切生活關係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質估計這些關係，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據自己的本性的需要，來安排世界。」^①蘇軾就是這樣一個按照自己的本質、依照人的方式、根據自己的本性需要，當作處理一切生活關係的尺度來安排世界的人。也正因為這樣，蘇軾才使自己成為區別於封建社會中任何一個受儒釋道思想影響的獨特的個人、成為一個獨具思維模式和思想體系的極富創造性特徵的人。

二、蘇軾走著「自己構成自己」的思想道路

思維，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規律。這是現代科學認識論的基本看法。

實踐決定認識，認識就是反映——反映揭示了認識的本質。但是，再深一層看，反映是有其具體的多種多樣形式的，它必然是選擇的、建構的、超前的。按照現代科學認識論的看法，思維是「自己構成自己」的，並具有其特定的方向和角度。黑格爾說：「只有沿著這條自己構成自己的道路，哲學才能成為客觀的，論證的科學。」^②其原因是精神運動的進程具有複雜性，其本質是自己規定自己，自己與自己同一，因而它必然是自己構成自己。因而思維也便有其相對的獨立性。與舊唯物主義僅從客體方面說明世界的觀點相反，科學的認識論認為思維對存在的反映，是立足于實踐應用活動，它是由主體主動地進行融彙貫通而達到的。實際上，人類對思維與存在同一的探索和追求，是從主體的特定角度，特定座標出發的。因此，我們在研究一個人的思想面貌時，不僅要有對客體的認識，而且還要重點對其主體、對自我、對客體與主體、對環境與自我的相互關係及其矛盾統一的認識上去進行觀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頁651。

② 黑格爾《邏輯學》上卷，商務印書館1977年第1版，頁5。

察研究。這種研究方法的創立和開拓，可說已成為當今人類認識史上的一次重大飛躍。

因之，蘇軾思想的創造奧秘，在於他主體性的「自己構成自己」。我們必須把握、研究、剖析蘇軾的主體性，通過主體的內在矛盾、自我意識、實踐反思、思維自己構成自己等，來揭示他主體的思想變革的特殊性。

(一)蘇軾「自己構成自己」的第一要素是他的「野性」個性：

筆者認為，蘇軾接受外部影響的個性主題核心，或者說他的本質、本性，是他的自由「野性」。這個「野性」，是根據蘇軾對自己的理解、根據蘇軾全部詩文一再出現的個性特徵概括出來的。譬如他在守密州時的抗旱滅蝗中，曾不顧庸官腐吏的阻撓，不懼怕司農官員的欺壓，響亮地喊出了他的天然個性自由道：「塵容已似服輶駒，野性猶同縱壑魚。」^③他認為在此污濁塵世中做官為宦，猶如駕車的馬駒遭受羈絆，而那巨壑中的大魚，則可以放縱地任性游泳，那才是真正的自由自在和無拘無束！其實，蘇軾早在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通判杭州時，即已以其「野性」個性痛感到官場摯肘的不自由了，他說：「我本麋鹿性，諒非伏轡姿。」^④也強調出他不願伏轡駕車的個性。所謂「麋鹿性」，即指「野性」，唐代詩人韋應物的〈述園鹿〉詩早就指出麋鹿有「野性本難畜」的天性。蘇軾接著在詩中高聲呼號說：「聞聲自決驟，那復受繫維！」他決心要掙脫官場鎖鏈，奮蹄奔往原野。這充分表達出他的「野性」是難以馴服的生性，他要像野生的馬駒，回到大自然的懷抱中去享受那自由奔馳的生活樂趣。於是，蘇軾在他追求野性解放、追求主體生命的主動性和選擇性中，發現了他個體生命存在的積極意義和人生價值，並積極吸取外部的儒釋道和其他百家思想的有關養料，從而充實他自己「邁往」的理想志向，發揮出他無可阻礙的豐富創造力。——蘇軾這種「野性」的巨大文化思想意義就在於：他以「野性」個性為起點，對封建社會的

③ 蘇軾：《游廬山·次韻章傳道》。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卷13，頁619。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2月第1版。

④ 蘇軾：〈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詩集》卷8，頁384。

種種不合理現象和信條發生了懷疑和抗爭，從而推演出他對整个人生旅途的肯定和對宇宙真相的領悟、乃至對客觀存在價值的認同。蘇軾絕沒有完整地接受儒釋道和百家思想的任何一種體系影響，而是以其「野性」個性的需要來做出選擇的。

(二)蘇軾「自己構成自己」的第二要素是「實用」：

蘇軾曾一再強調他的處世準則道：「皆欲酌古以取今，有意於濟世之用。」^⑤他還以「實用」的座標批判儒家的主導疵病道：「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⑥可見，蘇軾「自己構成自己」的思想道路，又是以「實用」為其根本的。

重要的是，「實用」——「求實」，也正是哲學思想領域中首要的概念之一。英國思維學家阿爾弗雷德·諾爾司·懷特說道：「從古代諸多思想的某種解脫中構想出來的重要性和求實概念，乃是現代哲學的首要概念。……求實的複雜性要求一個限定了的知識階層在論述它的過程中予以選擇……就每一個物理尺度而言，外界環境都遠遠勝過我們，因此，求實便被染上了強制決定論概念的色彩。」^⑦又說：「求實是關於純粹存在的概念。……在虛無和真空中不存在什麼重要性，從而，『重要性』把我們引回到求實上來。但是，求實的複雜性要求一個限定了知識階層在論述它的過程中予以選擇。……理智的自由來自於選擇，而選擇需要有關重要性的概念以賦予其意義。所以，『重要性』、『選擇』和『理智的自由』就被結合在一起，而它們全部都包含著對求實的某些參考。」^⑧總之，從哲學思維上看，「求實」由於注重事實，講求實際，而具有對存在「重要性」進行選擇的必然特徵。蘇軾

⑤ 蘇軾：〈答度倅俞括〉。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59，頁1793。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3月第1版。

⑥ 蘇軾：〈與王庠書〉。《文集》卷49，頁1422。

⑦ 阿爾弗雷德·諾爾司·懷特《思維方式》，頁5。黃龍保、蘆曉華、王曉林譯，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⑧ 同上書，頁9。

之所以能夠超越前人，就在於他對現存思想文化的不可思議的敏感性，他通過對儒釋道的觀察分析、探索和滲透，以其「理智的自由」選擇出具有「實用」價值的因素方面，實行了補充和建構其自己思想體系的過程。關於這一點，我後面還會有詳盡的論述。

(三)蘇軾「自己構成自己」的第三要素是「高懷遠度」和「高風絕塵」的人生審美理想：

蘇軾在元豐四年（1081）謫居黃州進行自我反思時說道：「竊計高懷遠度，必已超然。此等情累（指入獄和遭貶），隨手掃滅。」^⑨又連續在給他友人的信中重複說：「高懷處之，無適不可。」^⑩

什麼是「高懷遠度」？是指高尚的胸懷和高遠的器度，大致同于蘇軾在〈書黃子思詩集後〉中所提出的「高風絕塵」的審美理想概念^⑪。這表現了蘇軾崇尚高風亮節和超脫世俗的韻致。他輕蔑世俗榮華，厭惡腐敗黑暗的官場生活，崇尚大自然的泉林山野的潔淨無私和洞燭宇宙的自我智慧。他以超然曠達的感情方式把其憤世嫉俗之情上升為超越於個體與時代矛盾之上的歷史意識，從而通向他獨特的人生理想，這個理想又使他成為對儒釋道進行選擇的重要座標之一，從而更有效的「自己構成自己」。

三、蘇軾思想「自己構成自己」的三個階段

通觀蘇軾思想「自己構成自己」的發展變遷歷程，是經過了集構、解構、建構的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是互相聯繫、循序漸進、互為因果而集其大成者。

⑨ 蘇軾：〈答李琮書〉。《文集》卷49，頁1434。

⑩ 蘇軾：〈與杜道源二首〉之一。《文集》卷58，頁1757。

⑪ 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文集》卷67，頁2124。

(一)集構階段：

主要指蘇軾的少年及仕宦初期的青年時期。這個時期是指他在北宋社會時代的大氣候影響下，以其自身出身、個性特徵吸取儒釋道精華而逐漸集構成自我的思想歷程。

蘇軾作為一介「寒儒」，出身於一個「三世皆不顯」的「布衣」家庭^⑫，自稱是「世農」^⑬、「寒族」^⑭、「田家」^⑮。自小就經歷著「少年辛苦事犁耕」^⑯的艱難生活，目睹著「野人啗啞遭欺謾」^⑰的悲慘現實，他還親身感受過「小人（指有權勢的地主官僚）自疏闊」^⑱的冷遇，這就使他早在幼年的心靈裡，播下了質樸自然、勤勞誠實，反抗壓迫、同情弱者和憐憫貧農的思想感情的種子；並孕育著他崇尚自然、愛好自由的「野性」品性。如他記述自己兒時與兄弟近鄰的孩子們像黃牛犢般健壯地爬上樹梢，摘人梨栗桔柚；或登石爬山拾取山頂松果的「狂」態道：

我時與子皆兒童，狂走從人覓梨栗，健如黃犢不可恃，隙過百駒那暇惜。醴泉寺古垂桔柚，石頭山高暗松櫟。……^⑲

童稚的無拘無束、撒野玩耍的頑皮形象，煞時突現人前。其弟轍還曾記述他登山臨水，未嘗相舍的執拗個性道：

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為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

⑫ 蘇洵：《嘉祐集》卷13〈族譜後錄下篇〉。

⑬ 蘇軾：〈題淵明詩〉。《文集》卷67，頁2091。

⑭ 蘇軾：〈與堂兄三首〉之一。《文集·佚文彙編》卷4，頁2524。

⑮ 蘇軾：〈跋李伯時卜居圖〉。《文集》卷70，頁2216。

⑯ 蘇軾：〈野人廬〉。《詩集》卷14，頁677。

⑰ 蘇軾：〈和子由蠶市〉。《詩集》卷4，頁162。

⑱ 蘇軾：〈答任師中家漢公〉。《詩集》卷15，頁754。

⑲ 蘇軾：〈送表弟程六知楚州〉。《詩集》卷27，頁1432。